

三姊妹 Sisters Trio

劇情純屬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本創作由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

前言

比喻是，當我思考女同的處境和未來，如同一個真的長鬍子的女人和《白蛇傳》裡的白素真給我的感受。

而換這個題目給契訶夫《三姊妹》中的那家姊妹們來想，叫《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那些有血有肉的真實角色，來到台灣 2006 討論同運議題的劇場，又會如何噴灑熱情？

畢竟我認為還是很虛擬的同志社群究竟是自由還是哀愁？許多細碎的子題和舞台語言的實驗，使我任自己寫得混亂，沒有一統的情境，更拒絕有什麼從頭到尾的故事。

我迷信一個簡單的微笑可以融化全世界，也迷信音樂可以趨魔，更著迷於如何透過演員的身體實踐，可以代替觀眾捕捉被壓迫者渴望的自由，甚至，完成不可能的自我訴說。不過，有趣的是，實在不知道讀者或觀眾要看到什麼內容才叫做「有夠女同！」這個遊戲，就變成現在導這齣戲時很重要的指標。

場次

序場	愛的真諦
第一場	家庭合照／歌曲〈鬍子幫歌隊〉
第二場	巧雙與鳳兒
第三場	床沿遊行
第四場	她暈倒了
第五場	我親愛的小妹
第六場	許配仙人
第七場	家產
第八場	歌曲〈簡單的微笑〉
第九場	站在屋頂上
第十場	想你這壞份子
第十一場	歌曲〈她消失在一秒我的轉身裡〉
第十二場	賣菜老闆娘的行話
第十三場	睡衣派對
第十四場	我女朋友的前一個女朋友是她前女友的女友
第十五場	硬起來幹妖精／歌曲〈鬍子小姐衝衝衝〉
終場	夢河／歌曲〈祈禱告別〉

腳色¹

【家人】

這虛構的單位叫做她們的家。

這個家的大姐——馬照琪、張詩盈飾演。(內文簡稱大姐馬、大姐詩)

這個家的二姐——謝盈萱、藍貝芝飾演。(簡稱二姐萱、二姐貝)

這個家的小妹——鄭尹真、朱芷瑩飾演。(簡稱小妹尹、小妹芷)

卿卿——這個家原來的爸媽所領養的小孩。吳維緯飾演。

瑪麗呀——那個外面的女人，也是這個家不請自來、神秘的幫傭和看護。謝瓊煖飾演。

【情人】

情人的片段中描繪現代女同志生活裡的某些情感、討論及心聲。她們多少有點傾向現代女巫的性格作風。

序場／愛的真諦 謝瓊煖

床沿遊行（錄音）張詩盈 鄭尹真；（現場）馬照琪 謝盈萱

她暈倒了 鄭尹真 朱芷瑩

站在屋頂上 朱芷瑩 藍貝芝

親愛的小妹 藍貝芝 鄭尹真

賣菜老闆娘的行話 馬照琪

睡衣派對 全體

我女朋友的前一個女朋友是她前女友的女友 全體

終場詩／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吳維緯

【白蛇夫人】

這些片段中使用戲曲或類武俠的身體表演風格。幾位《白蛇傳》故事裡熟知的主角，在演員身上輪替。

巧雙與鳳兒 張詩盈 謝盈萱（法海吳維緯）

許配仙人（白素真張詩盈 許仙謝盈萱 小青吳維緯）

硬起來幹妖精 張詩盈 謝盈萱（法海吳維緯）

【鬍子小姐】

一旦當她們裝上鬍子時，都代表鬍子小姐。挪用一種既被當作奇觀的人物面貌，來演繹女同志強韌的姿態。

¹ 2006年5月于皇冠小劇場首演演出人員記錄

舞台說明

白色乾淨的舞台上空無一物。

舞台範圍連接舞台後區化妝室入口，和觀眾席出入口，形狀看似一條彎曲的河流，有較擴展之處也有細長的部分，從上方俯視明顯看得出是不規則的流線版圖。地板潔白。

演員盡量都由舞台一端出現，另一端下場，塑造一致的舞台流動線，是以回歸到「河流」的企圖意像。演員出入多以上游入場，下游處離場。觀眾席則分布在河流式舞台區的兩邊，高度上觀眾視線通常是平視或仰視演員，因為這河流略高於地面，也像個伸展台，符合此劇表演風格的「展示」性格。

又或者，舞台是一塊放大的繪圖用調色盤；或是放大的一張床；或是一個洞穴的設計。一個空間介入另一個空間。一個超現實的空間介入另一個實存的排練場式的空間。虛幻的空間由演員入場處流入，漫延至部分舞台，然後流向觀眾席……虛幻的空間以白色調為主；對比於排練場現實的顏色。所以排練場的大部分設施均裸露出來而不被刻意遮蔽。(兩面白牆也許拉起黑色簾幕，整面鏡牆則保留)虛幻空間的部份。也許是由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但不相干的物件。也許是由枕頭、棉被或蚊帳……組成的不具像的單位體所組成。不過全部作成白色，配件等小道具亦是如此。

總言之，這個劇本有特意收回現代場景寫實化風格的意圖，以對比下述影像呈現之層次。

舞台內或主舞台外某處有銀幕投影，銀幕內容一直進行，從戲尚未開始到戲未結束、觀眾離場都持續著。內容一些女生日常生活中的瑣碎事件。它就像是另一個現實世界所呈現的邏輯，不管這個劇本的意識型態為何，這些人還是生活著，而且影像透露出來的不被劇場時間、對白限制的特性。裝置的大小、位置或設計視當時的舞台設計而定。

演員造型說明

黑色系列。線條俐落，黑而不髒。多半時候穿著和演出的內容與服裝的腳色有相當的關聯，但有些時候有些人是故意穿錯亂穿一通，或無法正確地穿著的結果。這樣的服裝設計與舞台燈光之間的配合，使得視覺上的黑白層次，在每一場景裡都如同人像攝影作品的動態展示。或者，她們全劇中的衣著裝扮都像正在進行中的未完成式。衣服材質以彈網混合紗或是蕾絲為主，強調女性。臉上的基本妝，似是冷調的平靜，但也可能是過度亢奮後的疲憊或是精神過分集中後的空洞。

演員場次表

場次 \ 演員	馬馬	詩盈	盈萱	貝芝	尹真	芷瑩	維緯	瓊煖
序場 愛的真諦								鬍子小姐
1 家庭照片	大姐 A	大姐 B	二姐 A	二姐 B	小妹 A	小妹 B	卿卿	瑪麗呀
2 巧雙與鳳兒		巧雙	鳳兒					
3 祕密情人	戀人	錄音	戀人		錄音		卿卿	
4 她暈倒了					戀人	戀人		瑪麗呀
5 我親愛的小妹				戀人	戀人			
6 許配仙人		白素真	許仙				小青/卿卿	
7 家產	大姐 A	大姐 B	二姐 A	二姐 B	小妹 A	小妹 B	卿卿	瑪麗呀
8 〈簡單的微笑〉		歌手		歌手				
9 站在屋頂上				戀人		戀人		
10 想你這壞份子		巧雙	鳳兒	戀人		戀人	卿卿/中山先生	浪女
11 〈她消失在一秒我的轉身裡〉				鬍子小姐		鬍子小姐	假鬍子 1/2	假鬍子 1/2
12 賣菜老闆娘的對話	大姐 A/ 老闆娘			鬍子小姐 軍歌	女兒	鬍子小姐 軍歌	假鬍子 軍歌	假鬍子 軍歌
13 睡衣派對	戀人	戀人	戀人	戀人	戀人	戀人		
14 我女朋友的前一個女朋友是她前女友的女友	乘客 2	鬍子小姐	鬍子小姐	鬍子小姐	鬍子小姐	乘客 3	永遠在看書的乘客	乘客 1
15 硬起來幹妖精 〈鬍子小姐衝衝衝〉	鬍子小姐	戀人	戀人	鬍子小姐	鬍子小姐	鬍子小姐	卿卿/法海	鬍子小姐
終場 夢河 〈祈禱告別〉	大姐 A	大姐 B	二姐 A	二姐 B	小妹 A	小妹 B	卿卿	瑪麗呀

序場 愛的真諦

觀眾入場，他們看見舞台上空無一物，但是注意到舞台很隱諱的一處有影像在播放。

影像以彩色畫面為主。螢幕沒有把聲音播出來，觀眾像看默片。內容看了十幾二十分鐘，看不出什麼主題，只見好像多半鏡頭敘事的主角停留在女性身上，但也不確定誰是主角，因為一直更換各式各樣的人物，也做著一般的日常生活的動作，像是走路、吵架親吻擁抱做愛、化妝寫字切菜、在車子裡塞車、講電話、發呆等待手勢想事情的表情和停頓、帶小孩吃飯……。事實是，這些人都是女同性戀者，影像呈現她們過著與全世界的人大同小異的生活。即使全劇開始至戲結束、觀眾散場，這個裝置都將持續播放，完全不受演出干擾。

而同時觀眾一進場，也會看到舞台上有一名演員正在舞動。她好像跳了很久的舞蹈。她持續身軀的移動以及煩躁的節奏，彷彿她要說什麼要準備面對什麼或是發洩著瑣碎的情緒。她不停移動的樣子，讓我們知道她是在她的房間裡，私密地急促來回踱步。

接著，觀眾席燈暗，這位演員用自己的現場聲音／現場動作，回答以下的問題。

（問句由兩農等男女三位「非演員」錄音問話；瓊煖多用動作回答）

你們的關係是情人多還是姊妹成份多？ 我不知道

她是什麼星座的？ 我不知道

同性戀在台灣社會是被壓迫的族群嗎？ 我不知道

分手多年你會不會後悔？ 我不知道

純種的女同志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你愛她嗎？ 我不知道

你覺得自己是 T 還是婆？ 我不知道

會不會是因為你也恐同所以你言語曖昧模糊不清無法確定？ 我不知道

你覺得你可以跟別人溝通嗎？ 我不知道

其實你非常自由的而且很迷人。迷人、可愛、獨特……我不知道

你可以改變什麼？ 我不知道

我們都是你的朋友，不會傷害你的。 我不知道

你談過幾次戀愛？ 我不知道

父母親不會因為你是同志而不愛你吧？ 我不知道

你是完整而成熟的嗎？ 我不知道

你愛她什麼？ 我不知道

你是因為離婚的傷痛讓你開始愛女人嗎？ 我不知道

如果可以重來一次人生，你會怎麼作？ 我不知道

你痛苦嗎？ 我不知道
說說對結婚生小孩的期待跟嚮往？ 我不知道
他失蹤多久了？ 我不知道
你是那種有點迷信的女人對嘛？ 我不知道
你骨子裡有很大很深的恐懼。 我不知道
那喜歡哪種類型的女生？ 我不知道
你有遺憾嗎？ 我不知道
五十年之後同志婚姻會更普遍嗎？ 我不知道
明天會更好的！ 我不知道
你覺得你個人的行為代表女同志嗎？ 我不知道
你是一個對自己忠實的人嗎？ 我不知道
我們每個人都對社會是有責任的。 我不知道
雙性戀跟同性戀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我不知道
童年經驗佔有很大的影響力？ 我不知道
你滿足於現況嗎？ 我不知道
你快樂嗎？ 我不知道
你敢說你很了解自己嗎？ 對！

接著，她帶著略疲憊的精力，走至下舞台中間，就在觀眾很近的正前方。她拿出一隻眉筆，像是出門前的準備修飾了一邊的眉型，而就在眉筆換到另一側臉的瞬間，她改變了心意，她在自己的臉上，輕畫出一道細細的鬍子……。臉上帶著天真玩笑的表情，但不對稱的妝有點詭異。她突然擦出一根火柴棒，燈光漸暗，她「鬍子小姐」以詭異笑容對著觀眾。

第一場 家庭合照

舞台上燈光亮起。六個演員身穿中西合併的女裝，皆有俠女氣質的服樣。武術、巫術、蕩婦的綜合意象皆在此一畫面華麗出現，目不暇給。服飾個個擁有自己的年代和意涵，故而這像是不可能集合在一起的一張人物合照：包括大姐詩的時裝黑風衣，小妹尹現代的水手樣學生制服、二姐貝清末民初時期的留日學生革命黨員式樣、或是二姐萱傳統戲中刀馬旦戎裝、更有卿卿看來簡直是賽車手……其他人可能還有女巫的斗篷、帽子，或女打手、跆拳道國手、劍擊手、劍客運動風格等等元素融入的設計。外應再加上該有人物的服飾配件，甚至帽官、杖子、兵器、安全帽和手套都是黑色的。我們看到黑色的毯子、黑色的扇子、黑色的軟靠……。六個演員站成一團，出現在舞台上處，面帶微笑，簡直有點像電腦虛擬合成的家庭合照，說不明白是年代久遠還是太前衛的風格。瑪麗呀未出場，卿卿舞台上遠距離站著。

（演員站著有數秒鐘久，沒有人動作沒有人說一句話。然後，她們微微地互相張望。）

小妹尹：從前從前²……從前從前……他媽的！……反正事情都不是從頭預料好去發生的嘛！（她換了一種態度）各位，（閩語）肝若好，人生就是彩色的，心肝若是沒顧好，人生就是黑白的。所以「要」小心肝的同時也要「小心肝」³。（認輸地）他媽的……

（時間停止。一片沈默）

卿 卿：（對觀眾）觀眾看得見我嗎？燈光可以再亮一點嗎？這一家人不僅眼睛有毛病，連帶眼光也頗差，看到沒？穿著品味真的也是……很瞎。

瑪麗呀：（錄音播放，像是菩薩之聲）阿彌陀佛。正所謂「風雨同舟便一家，相逢何必曾相識」。小卿兒，你怎不和站一塊兒？你有認同的問題嗎？來，說說你的心事，我在聽，我在聽……。

卿 卿：我才不要說什麼鬼心事！

瑪麗呀：（錄音播放，像是菩薩之聲）卿兒，不得無理～

（看地上字幕、上帝的呼喚、主播耳機）

² 她拿著一支不存在的筆，在空氣中作著不存在的記錄、素描、計算或是寫作。

這是她的習慣動作，她老是用食指在空中比劃來比劃去。

³ 「肝若好，人生就是彩色的，肝若不好，人生就是黑白的」此話出自電視某保肝藥品廣告的台詞。「小心肝」一指要小心要注重健康，另指心愛的小心肝寶貝，出自坊間的冷笑話。

卿 卿：(她用非常快的速度唸完)圖右一是我大姐，她是快樂的 Amis⁴，然後圖右二是我二姐，她是台南然後鄭成功的後代，然後左前左後的大姐二姐雙胞胎，然後有時候我會搞錯還好然後她們自己也說她們是「不分」⁵。然後，圖右、後、上那兩個缺口是爸媽的位子，父親祖籍廣東梅線吃苦耐勞香港客家人然後(客語)講四線。我是然後被領養來的，我口袋裡有寶貝。(用手比劃老半天，眼睛很吃力地對焦，並且想著用什麼手勢來分化出「另外」三個)其他然後三個，是我大姐、二姐、然後跟你們講八卦，我那個二姐跟那個小妹現在是情敵，很簡單，那因為她們同時愛上大姐，然後那個小妹其實可謂那個大姐的媽媽，然後二姐也會情不自禁把我那個大姐當哥哥，至於小妹跟我那個二姐就像老夫老妻戀情日趨平穩無聊然後當然就都在外面練劈腿。(覺得自己編得不錯逕自開心了起來)要不是今晚她們活生生站在這裡，有時候我也不太相信。呵呵，嗯……然後還有什麼……？

小妹芷：真的嗎真的嗎她說的是真的嗎？為什麼沒有人告訴我這些可怕的事實？

二姐貝：這倒是一法。如果誰要當偵探的話學著點。

大姐詩：我很不喜歡「然後」。

小妹尹：編年史不是對所記錄事實的解釋。

大姐馬：(抒情唸唱)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二姐萱：(打斷)現在是故事接力時間嗎？

大姐馬(瑪麗呀)：(唱)凡事要忍耐……凡事(被打斷)

卿 卿：(制止)還好你們心臟(閩語)強又有力。

大姐馬：沒錯，我們四姐妹從小相依為命，正是自娛娛人不怕丟人。我們肝本來也很好的，無奈是…有時候被小心肝搞不好(陷入悲傷)……

大姐詩：所以住在這房子從小到大我們都很黑。房子很亮連窗簾都沒有得遮，所以，也不是因為太陽曬。

卿 卿：對，然後，其實我每次跟班上自我介紹同學都覺得好複雜。

二姐萱：好了！我們「自己知道就好」。

卿 卿：對對對，反正家人就是這樣。(又笑，接著是尷尬和沉默)

二姐萱：(打破沉默，不屑、若有所指地)真的我誠心希望你以後，都用「手語」跟我溝通就好……。

大姐馬：(對貝)小姐？

二姐貝：喔……(她並不想說話)

大姐馬：你比較會描述事情。卿卿，你……講得很精采，即興發想的那些小火花我們也都覺得好可愛，來！(她張開手臂，卿卿本以為示意投入她的擁

⁴ 原住民的阿美族。

⁵ 雙義，指「搞不清楚」和女同性戀者的「不分」性身分。

抱而走近)來讓開站邊一點。

(現場氣氛轉變，燈光變化，音樂揚起。所有人像一陣煙，緊密團狀一致地，快速飄移到舞台的另一處，像是同一個人挺直了全身只有腳在跑。)

二姐貝：一面鏡子。(所有人更換方向快速飄向另一處。停止)

二姐萱：破了破了破了

二姐貝：爸媽

二姐萱：自助旅行(所有人更換方向快速飄向另一處。停止)

二姐萱／二姐貝：三姊妹，遺傳心病！(所有人更換方向快速飄向另一處。停止)

所有人：心臟太強！視力差！(所有人更換方向快速飄向另一處。停止)

小妹芷：原來就是這兩個獎品，教我們不是黑，就是白。很好，現在，就在我們三姊妹要單飛前的最後一晚，我有權利我有權利知道全部！全部！

(音樂起，眾人動作、唸白，像是歌隊一般⁶。強烈的上訴情緒充斥。)

眾：(音樂中唸白)

危險！危險！性感又危險！

不輕易出門！忍不住就想闖禍！

你你你，蕩婦、吸血鬼、妖婆、狐狸精

喔喔喔 還沒出生之前

喔喔喔 還沒出生之前

他們已經幫你查好字典

恭喜你恭喜你 那麼方便索取你的生命：

你要一號餐還是二號餐

先生喔不是小姐很抱歉

我們的組合餐不能更換

不高興你就不要買 要嗎？還要嗎？

精心調配 自行煉丹 害得我們啊

幻聽 失明 假想 愛扮演

失眠又失眠 憂鬱夢遊一年年

到底畢竟煉丹需要智慧的專業

⁶ 他們開始踩地、踩出警醒和憤怒的節奏，突然似歌隊般，唸白並動作著。其他姐妹也因為剛剛跑來跑去而喘氣著。一起深呼吸，一起把右手置於胸口心臟處。乍看之下這手勢突然像在拍胸脯、安撫自己。手拍胸口的心臟，成為重要的舞蹈動作原型。

還是專業的智慧？

流浪式的旅行我們從小很有經驗
南非北極地市場青康藏日出沙漠高跟鞋
迷霧森林包裹隧道裡的隧道 那一疋又一疋
那一網又一網 無法棲息的假巢穴
我沒有飛 我並沒有飛
未來一百年兩百年會更好會更美
但但但但 我現在就想要
游回古老的洞穴 嚮往嚮往甜蜜的家園/祕密花園
喔……冷冷的赤裸～原始的火（此時她們給自己畫上鬍子）

眾人歌唱：

有一群女人 用她們自己的手
在心上鑽出了一把火
喔 她是鬍子小姐
她的陰影趴在她臉頰
那說話親吻的嘴唇上
喔 美麗的鬍子小姐
冷冷冷 生一把火 摩擦冷冷的赤裸
跳跳跳 放一把火 （她喊）那些該燒的，沿著頭髮跳起舞吧
啊生一把火 哇光亮怎麼那麼燙
啊生一把火 啊黑暗怎麼那麼長
除了她沒有人理解那世界多冷又多燙
除了她沒有人能感覺那世界多冷又多燙
有一把女人 用他們自己的手
在心上 鑽出一把火
（喔喔喔喔喔 好燙好燙）
從來沒有 眼光 燒盡她（的）搖晃臉龐
她的渴望 太渴
她的想望 你太容易忘
她性感的鬍子滔滔不絕在傾訴
搖動的蛇影晃呀晃 隨時爆炸
她說 請 享用我的身體用我的語言用我的浪漫
然後我就把你裝進來裝進來

唸 白：（……對……再進來……你可以再靠近一點）
不！鬍子小姐你真性感 又危險

（你以為我會怎麼吃你？）
遠一點 對再遠一點最好（再）遠一點
最後～異國公主說：我們這輩子 無 緣
看來 只有下輩子重修舊好轉世相見面
再見再見（再見了再見再見）

她消失不見我一秒的轉身裡
鹹魚不得翻身 只能爭取水中縫隙游來游去
這樣好 發發簡訊/寫寫依媚兒/躲在陰暗潮溼的地窖
生火烤肉烤烤自己的折磨
這樣最好／（好冷啣）這樣好這樣……（被音效打斷）

音效：『啞，下面音響，時間三點十七分五十八秒⁷』

但你以為我會在乎嗎
我會摔得粉身碎骨嗎
難道你不知道
墜落飛行的自由與快感
（好吧）吃了我才有蛇膽的燦爛

哈哈哈哈哈（突然變得通俗）
我、好、爽、啊
（眾人開始唱過於高亢的〈甜蜜的家庭〉）

「我的家庭真……」（被打斷。所有背景音樂完全被掐斷了）

二姐萱：（制止）閉嘴！（玻璃破碎音效聲進。她彈掉不存在的煙並用腳狠狠地踩熄，其餘的人竊笑著）拖拖拉拉。護士手裡的歷史是這樣……病例寫說我們…

（瑪麗呀跟醫生眉來眼去，醫生跟護士的誹聞外遇。所以也沒人關心她的病）

瑪麗呀：「在成長過程裡三個各自在高興革命的洞穴火堆邊、在同班同學的升棋台、以及，在和心肝寶貝看電影的時候已經出現『第二次性徵召』，又加上對長毛手有毛腳的 gay 都會打噴嚏所以確定你們是蕾絲鞭不是男同志，這樣下來，可以確定就是一系列很怪的病」。

二姐貝：護士說…

瑪麗呀：我也不懂是醫生說的，你可以問「先生」（仿菲律賓話）⁸

⁷ 清晨時刻，黑暗之後，黎明之前

二姐貝：醫生說，是書上寫的，我問哪本書，他就說…

卿 卿：對不起，你剛剛問我什麼。（仿菲律賓話）

二姐貝：我看著他的眼睛，我覺得……（接下去她會越來越激動，陷入幻想）

二姐萱：（同仇敵愾咬牙切齒，接話）先生你哪位啊？

卿 卿：對不起，你剛剛問我什麼？

瑪麗呀：啊她們不是要面對面溫馨時間？

卿 卿：啊現在就是啊。（剛好站在二姐貝前面）

二姐貝：這男人好像我看過他，我好像認識他，那樣令人同情的禮貌的笑容，我的爸爸……我怕他像愛他恨他那麼多，眼淚……我走我走一直離開醫院一直哭……又，往回一直跑，我衝撞開那扇門，撲上去緊貼住他的身體，撕開他的白色醫師袍，狂吻他全身上下……最後，他的亢奮化爲溫柔，我的吻貼緊他的唇用舌頭和他的舌頭說話，他滿臉淚水眼睛朦朧，赤裸裸的我，毫無能力抵抗，他哀求我那麼再看清楚一次他得了什麼病……我說可不可以溫柔真實的告訴……

大姐詩：（制止她）我求你別再說下去…。親愛的我很感激你那樣做，我愛你，你總是這樣誠實。只是…（她壓抑著自己）聽清楚，我們現在已經是姐妹了，不是情人！大家…互相克制…不能跟以前一樣，別再這樣下去了好嗎？（嗚咽）明天過後，就是新的開始，下午不是說好走出這個門就是潑出去的水嗎？…最後一晚相聚的時刻，（突然大聲暴怒）難道就不能像別人家一樣安安靜靜快快樂樂的嗎？

卿 卿：（興沖沖地）誰家是快快樂樂的？哪裡？誰家？

大姐詩：（完全瘋了）你是不是人？！

眾：我的「媽」！

大姐馬：（她戲劇性的回眸¹⁰）我在，（壓抑地）我很好。

二姐貝：（被影響也哽咽）你……你……你再告訴我一次這樣我就可以恨你，把你當姐妹而已。（悲傷地）你說，是誰打、破、了、鏡、子？

大姐馬：我。（她戲劇性的慢速回眸）是我拿到神桌前故意摔破。

二姐萱：（閩語）你當作你在擲筊嗎？家裡的鬧鐘自從被你摔爛，我們過著自己算時間的日子，還不夠，爸媽養我們那麼痛苦，你還敢把他們最心愛的鏡子摔破逼得不得不離家出走！你根本是賭鬼！還敢把我們的命也拿進去賠！（又抽起她的想像煙）你很帶種嘛！

二姐貝：（靠著二姊萱）所以她當選大姐……嗚我怎麼會不知道。嗚嗚…他們最

⁸ 瑪麗呀這時故意扮演菲傭，她稱的「先生」是指醫生。她暗示護士和醫生常有不正常戀情。

⁹ 這裡「我的媽」就像是喊大姐的名字那樣的口氣，透露大姐以爲自己一直在替代母職。

¹⁰ 小妹尹有一支無形的筆讓她練習表達她的藍圖。二姐萱總是抽著不存在的煙。大姐馬的「回眸」總是負有強烈的戲劇性，她這樣動作的時候都讓人覺得她的眼神穿越了時空，那雙眼睛彷彿不是來自過去或未來，就是來自夢的眼睛。

心愛的，只是那面鏡子……嗚嗚……

卿 卿：媽媽說……我們會像親姐妹一樣快樂。

小妹尹：我們都跟你一樣，是抱來的，我相信。

卿 卿：所以你們也不是親姐妹？

小妹芷：我們親到不能再親，簡直是連體嬰。這就是爲什麼我們不能再在一個屋簷底下的原因。

二姐萱：這就是全部。你想六個女兒都搞同性戀……¹¹每天都要看到我們她受不了……她跟隔壁的說她「中頭彩」了，要過神仙般的生活啦不要羨慕我，然後說走就走！……

二姐貝：（她喘氣，摸著心臟。義憤填膺地）一般女人，一顆心，我們七個姐妹¹²卻被天使點名，一個身體兩顆心。愛恨分明，敢說敢當，爲愛走天涯。這種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是不是其實還是在天上才能享受？

卿 卿：喔…真是，家家有本難唸的「月經」。

小妹芷：卿卿……今天幾號？

卿 卿：（嚇唬）五月五！

眾：雄黃慶端午！

音樂進。現場一片混亂，因為突然之間她們的月經都在這一秒鐘一起來了。姐妹們完全變了個人，有的把手伸進自己的裙子裡，有的用衣物把自己雙腿纏住一跛一跛慢慢走著，有人露出蒙那麗莎式的微笑玩弄著自己頭髮。燈光變化，紅色的燈光忽明忽滅閃爍著，像心臟跳動的頻率，也像是空襲警報。以下的話語錯落進行。

小妹尹：……衛生棉……在哪一箱？打包了嗎？……

小妹芷：你爲什麼要說啦，唉喲很討厭……。

大姐詩：最後一天也不忘提醒……真是血脈相連。

二姐萱：要來的就是要來，擋是擋不住的……來吧……該了結的趁今晚……

（燈光漸暗。混亂音樂聲中，她拉住大姐詩往舞台另一處去，卿卿阻擋。）

（卿卿在左下舞台擋住，武功動作，兩姊妹在右上舞台，白蛇動作。）

¹¹ 她首先離開了隊伍，也經常在劇本裡像現在這樣，掏出不存在的煙和打火機，抽著不存在的煙。

¹² 從卿卿、大姐馬、二姐貝等人的敘述裡，發現這家人的數量根本不是「三個」姐妹。